

纂評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五冊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七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柳宗元子厚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蔣註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憲宗命裴度李愬

獻平淮夷雅表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平吳元濟之亂

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言也

故子厚為作是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

詩以美之按詩

命守遐壤永貞元年自禮部員外郎貶邵州刺史再貶

傳淮東東國在

懷印曳紱紱也印有社有人焉論語先進社土也人非土不立

淮浦而夷行也

故封土 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

元濟蓋在淮蔡

立社 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大憝此謂平吳元濟金鼓一動

故云其昌黎平

淮西碑亦同時



作 確士云中興之  
中漢書注衆音  
謂理當興也杜  
少陵今朝漢社  
稷新數中興年  
萬里傷心嚴謹  
日百年垂死中  
興時可證無平  
聲讀者  
永貞元年冬楊  
惠琳及元和元  
年夏州兵馬使  
張承全斬惠琳  
永貞元年行軍  
司馬劉闢自稱

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  
自付度。度亦。有方剛之力。詩小雅北山篇。旅。不得備戎行。  
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  
稱中興。其道彰大。於後罕及。是史記厲王召公輔之。修  
政法。文武成康之。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  
遺風。諸侯復宗周。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修諸政事。外攘  
吉日。詩小雅車攻。宜王復古也。宜王能內修諸政事。外攘  
因田獵而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詩大雅崧高。韓奕。  
選車徒。馬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詩大雅崧高。韓奕。  
也。王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伐也。采芑。南伐也。平淮夷。則  
江漢常武。大雅。江漢。尹吉甫美宜王也。鏗鉦。鐘鼓。炳耀。整列  
也。湯滌人耳目。故宜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  
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

留後元和元年  
命高崇文討闢  
擒以獻十月闢  
伏誅  
元和三年十月  
鎮海節度李錡  
反命王鏐討之  
錡伏誅  
元和四年成德  
軍節度使王承  
宗及五年赦之  
十年有罪詔六  
州節度進討承  
宗降  
元和九年元濟  
反命李光顏李

夷。劔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  
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  
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  
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  
懼。頓首頓首謹言。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  
使平吳元。濟之亂。置。皇者其武。於激於淮。詩者。致也。爾  
名。既巾。巾。飾也。周官。乃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其甚毒。於醒  
狡。衆昏。其甚毒。於醒。皇。洛。於。度。惟。汝  
一德。曠。誅。四。紀。十年。自。大。歷。十四。年。李。希。烈。鎮。蔡。州。至。今。五  
和。元。十。二。年。滅。其。後。汝。克。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



文通烏重胤討之元濟終伏誅... 是歲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 易知錄云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云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今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

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愆厥虞諸本慮作慮唐書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曰吾為彰義軍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十二年二月愬擒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士良



元濟驍將愬釋其縛署為捉生將士良感之言於愬曰賊將吳秀琳擁三千之眾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士良能擒光洽戊申果擒光洽以歸秀琳以文城柵降愬又以秀琳謀擒李祐愬至懸瓠城壬申攻牙城毀其

皇命於愬往舒余仁踣彼艱頑柔惠是馴解四句愬拜即命於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師嶷嶷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予殛殛殺也書舜典于羽山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獲厥心大祖高驤長戟酋矛四首尺粲其綏章綏所引以登車獲李祐而用之也韓奕綏章右剪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於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問也乃誘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恃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以究爾訛愬本傳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故雨雪洋洋大風來加於燠其寒於邇其遐汝陰之茫懸瓠之峩蔡州城是震是拔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於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云

外門癸酉毀其南門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十一月以元濟獻廟社斬獨柳下類蔡初粹類作類顧萬友粹顧作顯

楚舞云西平二語極結構有法黃氏云學者皆以平淮一事為章武馬功韓柳二詩為工於文

云既清而灑蔡人行歌我步逶遲蔡人歌矣蔡風和矣孰類蔡初胡胡在釋文燥也破裂也揚子法言甌陶天下也壞土疎不黏治天亦猶是也爾居式慕以康為愿註鮑鮑不安貌爾雅康瓠謂之甌爾居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李祐大周章美事穆公而曰召祖是似也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父亂功多封西平王昔我文祖宗德惟西平是庸內誨於家外刑於邦孰是蔡人而不率從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李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疇等也漢書宣帝紀愬李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疇允大邦疇等也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襄節度使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為檢校尚書左僕射襄節度使惠我人於廟告功以顧萬方

穆伯長云平淮夷雅非只詞似古人要其理亦不誣於古如公曰徐之往舒予仁等語其於古者勝殷遏劉詩頌武篇劉殺也註武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止戈為武之義豈爽毫髮吾



愚竊笑之。淮蔡唐地也。元濟唐臣也。外連姦雄。內刺宰相。併天下之力。僅能取三州。困弊之餘。本吾臣子。而以逆誅之。本吾故地。而以新復之。君臣動色相慶。有靦面目矣。云云。鹿門云。平淮西。雅古。岷多奇。

知聖人復起。采而錄之。以續正雅決矣。韓碑古而質。原本典謨。柳雅清而健。原本周雅。要其歸美朝廷。頌揚皇仁。俱得仁武不殺之義。後追念西平。又補韓碑所未及。

唐史孝友傳載左拾遺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

駁復讎議駁論是非也

旌其閭墓時。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云云。梅亭云。叙事起誅旌二字。伏後議駁之根。又云。前幅空中起論。先為立案。從禮到二字。發源。透明旌誅不可並行之議。徐元慶粹元慶作君先後並同。不知所向。集或所下有以字。下

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濫者。賞不僭刑。亦不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議罪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



所立同  
西仲云子不當  
讎而讎者死吏  
不當殺而殺者  
死  
荆川云以禮刑  
大本上說起是  
議論大根源處  
且謂誅旌不得  
並破其首鼠兩  
端之說最有意  
見  
西仲云誠偽屬  
情曲直屬理  
又云刑禮之用  
云云應上文其

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也  
號音裕無辜音泰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  
禮禮記父子之讎不與共天又居父母之讎如之也處心積慮  
以衝讎人之胸介然特也無耦曰自克即死無憾是守  
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驚也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  
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  
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  
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

用則異句起下  
梅亭云中幅實  
拈本事兩路夾  
駁攻擊無遺以  
發明旌誅不可  
並行之故  
又云後幅又就  
原議復亂之說  
駁之兩引經傳  
暗歸元慶也  
其冤抑集或粹  
宗其作以  
能不越集或能  
作既  
荆川云千萬世  
不朽之談足為

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  
司萬人之讎周禮地官司徒調人掌凡殺人而義者令勿  
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  
推刃之道公羊傳定公四年注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  
兼其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  
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  
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  
矣典五帝書也後世以冊在法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  
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六



元慶洩憤  
商侯云子厚之意謂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不可執一而論  
確士云吳入郢

理無兩是旌與誅判是非以行賞罰也天下有是非賞罰並行之理哉元慶手刃父讎束身歸罪宜旌不宜誅明矣前半論平旨側後見元慶非敵讎王法之人論懸日月可以不朽

伍子胥復父讎事 楚釋云一篇之主意始見於此 錢穀云以上論旌誅不可並至此以達理聞道與元慶而深抑當時之議誅者甚有著落 西仲云以上推元慶之行知其當復仇議誅之失甚明此駁其編之于今為國典之請 有斷斯獄粹有上有如字 荆川云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確士云天子無戲言本史佚語

### 桐葉封弟辯

周公入賀見劉向說苑梅亭云據說苑舉事

而投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居剪梧桐葉以為珪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說矣一稱而於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謂善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又云此就戲封事駁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鄭康成曰珪形也珪圭同周禮四圭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或曰圭字从重土故封諸侯以圭與小弱弟叔

楚釋云及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蒼翠小弱者集或弱下有弟字 疊山云七節轉換絕無雷同之弊

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



梅亭云此就成君戲言駁又云此段中論理勢不粘桐封事更且通識李性學云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西仲云大中應上中二宗直小丈夫範直作特所宜用鍵用作行

以桐葉戲婦寺婦人快語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八章其政察察而民缺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大史尹佚成之

一層進一層一語緊一語筆端有鋒無堅不破

疊山云以不了語作結高絕

唐荆川云此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極其妙梅亭云借史記出路

同人云奇正相生○史佚明載史記翻實為虛作餘波疑案最屬文字妙處

楚揮云子厚之所以議之者蓋以唐自德宗懲艾朱泚賊故乃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李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尤甚矣

晉文公問守原議周襄王十六年文公輔王室平王地倍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者鄭康成曰霸把王者之政教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朝晉之失也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寺人勃鞞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



故此議雖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則子厚之先見至是驗矣

梅亭云首段就本事說正義其失以趙衰守原不在失人而謀及寺人先在失問

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受周襄王冊。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秦孝公。命為侯伯。得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得。以。殺。望。之。漢書。弘恭。石顯。自宜帝時。久。漢宣帝時。宦官。國家。振。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置。中。書。宦。官。應。為。中。書。政。本。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謂。望。之。令。自。殺。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

東萊云上說朝與宮下說卿相與寺人下四句不合掌所謂異樣不俗

或衰之賢宗或作獲梅亭云中段拓開說推究其失襲首之敗跡啟後之流弊文雖論古意在規箴

又云借晉文為授權宦寺之戒也東萊云看面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集或範作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鍵宗作非失舉也蓋失問也折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胡秋宇云此篇極峻潔極警拔但欠舒徐耳

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魯宣公二年。趙盾弒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止所進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文極謹嚴。森然法戒。前人謂借晉文之失。以諷當時宦者之禍。按時勢誠有之。唐不以此鑑。後甘露白馬之變。唐文宗太和九年。李訓鄭注等謀誅宦官。令人奏金吾廳事。後石榴有甘露。仇士良帥諸宦官往視。見幕中執兵者無數。走告變。事不濟。執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興等。誣以謀反。腰斬之。昭宣帝天祐二年六月。朱全忠盡殺黨人于白馬驛。李振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為濁流。所以迭興也。

又云借晉文為授權宦寺之戒也東萊云看面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力言語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集或範作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鍵宗作非失舉也蓋失問也折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胡秋宇云此篇極峻潔極警拔但欠舒徐耳

無一句一字懈怠此柳文最得意者聖嘆云不遺餘力之文全篇中多作倒注之筆最難學若學得



最是好看，楚釋云終篇看其反覆激昂一節緊一節而意如貫珠詞如繁露

梅亭云首叙捕

蛇事作案

西仲云攀跪手

足曲也瘦頭腫

也癩癩同死肌

血氣不至之死

肉也

又云貌若甚感

者句法全學擅

弓泰山側婦人

口吻為篇末詩

政猛于虎句伏

楚釋云此小文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本州白花蛇一名寒鼻生南地及蜀郡諸山中九十月取捕之火乾也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

之以為餌。腊乾肉也可以已大風。大風惡疾也擊踠癩癩去死

肌。擊踠曲脚不能伸也癩癩一日久創也。癩惡

俗說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

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

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

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

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

耳却有許多議

論大抵子厚必

先得孔子奇政

猛於虎一句然

後有一篇之意

者唐宋人往往

如此

楊維禎云此句

一篇之綱余觀

人果有苦於任

賦而逃服雜役

者深有味乎斯

言

西仲云此段明

不為捕蛇之役

則久已病之說

何如。蔣氏大戚。汪然之方言。楚曰汪。閩曰洋。又停水曰汪。池

貌也。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

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

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

之出。殫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也。路僵觸

風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蔣註。且夜

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

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與毀通後漢袁譚

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也。疎也。而起視其生

纂言卷之七

十一



楚穉云犯死者之樂愈形出賦斂之苦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二謂犯蛇毒而幾死者二次也安敢毒謂安敢怒其為毒而不為此也商侯云前聞蔣氏之事既已悲矣今併聞鄉鄰之言又愈悲西仲云孰知二字罵盡當時臨事者商侯云此本借捕蛇以論苛政故前而設為之

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儲同人云余按唐賦法本輕於宋元永州又非財賦地為國家所仰給然其困如此况以近世之賦處財賦之邦酷毒當何如耶讀此能不黯然而憂傷也

辭與捕蛇者應答驚奇詭譎令人肌粟戰恐後却明放苛政猛于虎事作證據科無法其害往酷毒民之窮處

往如此凄咽之音不堪朗讀梅亭云將捕蛇與租賦互較將白已與鄉鄰相形賦之愈覺可悲仁人之言長民之鑒

前極言捕蛇之害後說富斂之毒及以捕蛇之樂形出作文須如此頓跌悍吏之來吾鄉一段後東坡亦嘗以虎狼比之有察吏安民之責者所宜時究心也

蔣注王嘉拾遺記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雷四曰越影五曰踰暉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皆無所

觀八駿圖說穆天子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盜驥三曰白義四曰輪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周穆王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馳驅千里後之好事者至于巨蒐氏之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鶩若翔若龍鳳



考故先輩王元美云疑嘉未見穆王本傳其言固不誣也況此說中亦曰驪騮白義山子之類又可證其非矣又云螳螂蝶蠅母方言曰蝶蠅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間謂之螳螂

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圓首橫目食穀而飽肉細葛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驪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

締而清義門讀書記清作清

英案八駿圖中文亦多不可解字以為許氏以來編字書者皆逸之後讀謝肇淛五雜俎云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然則文亦後世好事者為之使人惑耳鹿門云俊逸

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問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只堯舜與人同意借駿圖說入聖人剝去異說獨標正論筆力矯然



箕子碑範作書  
 箕子廟碑陰  
 梅亭云首用總  
 提三峯如削  
 楚釋云似從論  
 語殷三仁起論  
 而於康以下一  
 往更有深情  
 黃震云子厚發  
 明箕子之道善  
 矣但恐不當於  
 三人分輕重  
 梅亭云中分疏  
 三層繳應起處  
 具是二道折具  
 作具

箕子碑曰箕子紂之庶兄或曰紂之諸父食采於箕故  
 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  
 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  
 乃解衣披髮佯狂及武王既克殷乃訪問  
 箕子為之陳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正犯難也二曰法授聖三  
 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  
 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  
 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三道有  
 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詩大雅烝民篇既與之俯仰晦  
 是暮範辱於囚奴書泰誓四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夷地取日中明夷利貞註夷傷也正蒙難也及天

鹿門云子厚文  
 字多摸前人體  
 式唯當其時一  
 段自出新意此  
 古人心思未及  
 者也  
 蔣注索朝鮮東  
 夷地秦屬遼東  
 外徵漢武帝定  
 之置郡晉末陷  
 入高麗洪武二  
 年封為高麗王  
 二十年仍更名  
 朝鮮  
 楚釋云語極淋  
 漓感慨故謝枋

命既改生人生民也避諱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  
 大法洪範也書天乃錫禹洪範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  
 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  
 蠶織作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  
 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  
 大人歟於康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  
 去向使紂惡未稔稔久也又積也而自斃武庚紂之子也念亂以圖  
 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  
 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謀同謀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



得朋錄此段  
梅亭云末三柱  
外別發一意推  
原心事說得至  
誠惻怛此正孔  
子之所謂仁也  
楚材云首段作  
柱以次分應似  
正意却是客也  
下一段寫出箕  
子意中事是作  
者大旨  
確士云於三柱  
外別發一意窺  
見宗臣心事  
聚於厥躬諸本

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盛衰明哲在躬。不陋為  
奴。冲讓也。和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  
去。有懷故都也。懷殷時。詘而伸。卒為世摸。易象是列。文王為  
徒。易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  
式孚。始立廟祀之。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整潔峻削。近東漢人。○開天明道者為聖人。箕子闡洪  
範。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切於布帛。菽粟固聖人也。  
乃因亡國之臣而忽之。又其時周家父子兄弟。聖人聚  
於一堂。故自古及今。無以聖人目箕子者。以柳子之特  
識。而抵稱曰大人。然則聖人殆有幸不幸耶。愚作箕子  
論。暢言之。識其大略於此。

聚作藁 與共理諸本共作興 者也然則集或無此四字 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範作  
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其有在於此乎 蔣法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為王  
鹿門云計武庚未必能為此故曰或然箕子未必有此意故設疑辭 梅亭云三柱俱確不可易末一  
段更推闡心事尤為一篇扼要處 又云頌中亦以仁字作骨 西仲云繼在後儒自言作頌  
洪容齋云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骨  
有關世教真得經史之奧學者宜熟思之 壘山云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  
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傑卷土重來未可知

封建論

宗蔣本按唐史宗室傳贊唐興疏屬畢王至太  
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  
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由是罷不復議至名  
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謂郡縣深探其本據古  
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  
今謂後世復如王者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為  
以太平何必封建哉乃蘇軾又極論之以為  
封建之失要其意本之蘇軾又極論之以為



楚釋云議論疊  
 響應對不窮前  
 後之間呼吸變  
 化奔騰控御若  
 捕龍蛇真文之  
 至也  
 梅亭云首段提  
 挈  
 去之也粹無也  
 字 聖人意粹  
 人下有之字後  
 同  
 梅亭云次段申  
 明  
 孔武威云韓退  
 之文章過于厚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群走貌也。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可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

荆川云：問祭宏  
 潤議論雄俊  
 鹿門云：一篇強  
 詞悍氣中間段  
 落却精爽，議論  
 却明確，千古絕  
 作  
 孫鑛云：柳論獨  
 有封建論得意  
 餘總不及韓  
 聽命以安粹，鍵  
 命下有焉字  
 確士云：以上原

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有長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如割瓜也。江而豆，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



封建所由始見  
勢不得不然  
梅亭云以上原  
封建所由始見  
勢不得不然為  
一大截  
確士云以下實  
指封建廢置之  
得失  
梅亭云以下實  
指封建廢置之  
得失以明之周  
秦兩扇是立論  
正據緣封建至  
周始備自秦始  
廢也

下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  
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戲見王立戲樊仲  
山父諫王卒立之武王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即也孝公  
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也孝公  
懿公之弟殺幽王至平王東遷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  
畔周犬戎殺幽王至平王東遷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  
之輕重者有之左傳重宣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寶射王中肩者  
有之左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伐凡伯春秋隱公七年  
歸以誅長弘者有之哀三年劉氏范氏世為昏姻長弘事  
人殺弘天下乘盤馘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  
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  
掉搖也左傳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  
尾大不掉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  
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

及有周而甚詳  
粹無此六字  
裂上田鍵田作  
地  
布履履字如左  
傳賜先君履字  
同義揚雄賦渙  
若天星之羅  
為朝觀鍵為上  
有而字下為守  
臣同  
迄於幽厲厲當  
作平  
列為諸侯鍵侯  
下有矣字  
高祖七年伐韓

會而為之所由始見不得不變之勢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  
合之上游顏師古曰上游總謂地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  
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  
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挺賈誼過秦論鋤耒棘  
戍之徒驚愕也圍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  
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  
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  
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  
城病流矢陵遲謂丘陵逶遲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  
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  
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



王信困平城十  
二年擊黠布為  
流矢所中因病  
而崩  
武帝時主父偃  
請分王國封其  
子弟而王國遂  
弱  
而不暇集或鍵  
宗而作之  
郡國居半集或  
國作邑  
梅亭云周一  
又云秦一段  
又云漢一段  
又云唐一段

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暴時  
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  
叛州。州縣之役。建為郡縣之良法。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  
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  
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  
侯驕盈。黷貨事戎。貪貨財。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  
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  
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  
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  
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  
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

又云。以上排四  
代事以著得失  
之端。以下設三  
或以彼庸人之  
論。以為一大截  
又云。一或者一  
段。復舉四代事  
推其所以然而  
申論之。文獨長  
州縣之役。役集  
作設  
楚釋云。重複發  
揮周秦事。斷制  
簡省。而下又轉  
及漢事。反覆極  
論。透徹勢如駿

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  
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  
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  
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  
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得魏尚於馮  
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云云。得魏尚於馮  
唐。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  
級。陛下下之。吏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命唐持  
節。赦尚。復以聞。黃霸之明審。黃霸傳。為潁川太守。外寬內  
為雲中守。復以聞。黃霸之明審。黃霸傳。為潁川太守。外寬內  
覩汲黯之簡靖。汲黯傳。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不苛  
孟舒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  
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  
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



馬下峻坂高屋  
建瓴水不可遏

已

締交合從糅合

作約

勃然而起鍵而

作四

梅亭云二或者

一段破國延長

之說其理易知

文故短

又云三或者一

段

楚釋云立論甚

激而意亦未安

但不識堯舜禹

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

譴其罪也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

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

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

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

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

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

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

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

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

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

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

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

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

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

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

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

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

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

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

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

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之建諸侯請問

何說

梅亭云封建古

聖人公天下之

心此偏說公天

下自秦始此作

家拔幟立幟法

前人謂之強詞

奪正理其議論

之偉筆力之健

可稱文豪

東坡云凡有益

氣必爭爭必以

利利莫大於封

建封建者爭之

端而亂之始也



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

儲同人云第一段原封建由起在生人之初非聖人之得已第二段援周秦漢唐已然之利害以明之已下辨駁他說洗發已意第一辯極言封建有害於民而郡縣不然仍引周秦漢事帶說本朝與前第二段相照第二辯破庸人之見至第二辯而論愈奇文愈肆已心亦極盡無餘矣湯武非公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乍聽大足駭入說來却有至理賢不肖云云蓋理之不可易者亦一篇精神歸宿處也後學熟讀深思最長識見筆力郡縣既設以後自有不能封建之勢於此而欲復成周之制雖聖人不能一朝安也然謂三代聖人不得已而封建是將聖人公天下之心盡情說壞矣蓋謂非聖人

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斯

不能行封建則可謂封建本聖人之不得已則不可特其筆力峭拔可以雄視一切目無前人

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程敦夫云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朝腐儒將靡之門牆之外矣迂齋云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

帥喪眾暴集帥

作師非

妖孽擗行集或

擗作煽

唐史臯既卒度

劍門銘

此又名劍門山

張注一統志大劍山在四川劍州一名梁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眾暴時韋臯卒西川節度使韋臯貞元八年八月羣疑不制妖孽擗



支副使劉關自  
為留後諷諸將  
徵旄節時帝即  
位欲靜鎮四方  
即拜檢校工部  
尚書西川節度  
使關意帝可用  
益驚蹙吐不臣  
語求統三川關  
欲以所善慶  
若節度東川即  
以兵取梓州

擄一行怙恃富強滔天書堯典象恭滔天阻兵左傳隱四年攻陷  
他部北包劍門憑負邱陵以張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  
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蜀為嚴礪為南西道節度使故禮  
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推仁仗信不  
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漢文帝紀今已  
蹀蹀謂履涉之也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  
侯之師必出於是儲時也具饗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  
秦收揚州揚王誅延蔣本也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  
寇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器諭引  
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剗剗剗  
剗賢腸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警鼓警鼓周禮注

介山為門集或  
介作界  
楚舞云蜀在星  
分野為井絡在  
卦為坤維  
唐史宰相杜黃  
裳薦神策軍使  
高崇文勇略可  
用元和元年正  
月以崇文為行  
營節度使將步  
騎五千為前鋒  
率京西兵馬使  
李元奕東川節  
度使李康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

大鼓八尺一振元戎啓行詩小雅元戎十取渠魁以為  
而兩面乘以先啓行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  
夷為大途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  
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尚書左僕射十月以礪為東川  
節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墊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時惟外區介  
山介將本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髻蜀羌髻微  
盧彭濮人八狂猾窺隙狺狺狺狺嘯呼憑據勢勝厚  
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唐屬劍  
道南命高崇文與礪同討乃出王旅乃司列岳列岳侯伯也牧臣司梁當其要束  
器備攸積糗糧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



礪同討關  
司列岳集或司

作咨  
礪命嚴秦自漢

原至神泉凡數

十合下劔門覆

湯口收劔州破

契丹命裨將可

提彌珠斬虜之

特將文昭德

孫子善守者藏

於九地之下善

攻者動守九天

之上

良是先集良作

梁楚釋云莊雅固是金石文與班固封燕然山銘上下

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貌豺貌虎屬或曰似熊曲禮前

亦擊獸也陳為犄角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犄之

此喻勇士犄角諸戎角之犄偏引也牽一鹿也角競

也字與犄角駐兵以制敵也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

地上披重雲攀天踏空夷視阻難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

獲固圉左傳隱十一年亦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

詩大雅王旅大憝大憝謂囚戮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良

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

永代是觀

擒劉關者高崇文而峙糗糧守險要者嚴礪也礪用明

叙崇文暗敘鏗鉤炳耀上追漢人

許孟容字公範

元和初再遷尚

書右丞京兆尹

子厚謫永州已

五年與京兆書

望其與之為地

一除罪籍耳

梅亭云第一段

先謝來書

是以元元集或

是以作以是

梅亭云第二段

自訟得罪緣由

楚釋云語甚怨

件件寫得出此

窮愁羈旅所不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丈大夫之語也為伏蒙賜書誨諭微

悉重厚欣踊恍惚恍惚同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心動不

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

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元元元元

坐之元元同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痞痛

結也或腹內結痛者為結胃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

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山川之氣為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

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

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



能自喻者每讀  
每嘆其能言亦  
茂以加矣  
蔣註膏運心之  
脂膏育心下膏  
上事本左傳成  
十年晉侯夢二  
臣云云  
世說田游巖曰  
泉石膏肓烟霞  
痼疾  
荆川云述愁中  
病魔極中情測  
末路厄塞集或  
路下有孤危二  
字

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此等事須定北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  
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艱艱不安貌周易困上六事既  
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  
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  
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象衆怨也以此大罪之外  
詆訶詆訶譴責也萬端旁午搆扇搆一縱一橫謂旁午搆扇動也便為  
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  
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  
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  
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  
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

事既壅隔集或  
事既作凡事  
便為敵讎集或  
便作盡  
鹿門云此人字  
恐并自己亦在  
其中  
無公事集或作  
無分毫事  
楚釋云以年氣  
銳為解亦是若  
曰共立仁義云  
云我不信也  
梅亭云第三段  
歷訴得罪以後  
哀曲

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  
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  
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故自以得姓來二  
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西南卑  
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傷痛恨心  
骨骨將本沸熱沸熱單獨孤立未有子息息子也字典東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  
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  
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息悲泣氣咽而抽喘惕憂懼恐此  
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  
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



評原身之善之善言 卷一 廟文 節

元和五年五月  
子厚母盧氏卒  
英云文選注陬  
落蠻夷居所也  
凜凜然集或作  
惇惇然  
先墓宗墓下有  
所字  
阜隸庸馬集或  
庸作傭  
楚辭云寫得慘  
楚語語有淚可  
見士人一失身  
便喪名像先至  
於如此雖托空  
言以寄悲悼何

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墳  
樹松芻牧芻蕘牧童也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荆楚歲時記去冬節百五則北向  
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馬皆得上  
父母邱墓馬醫夏畦列子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  
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夏畦夏月治畦之  
人見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孟子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  
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冊命也尚在善和  
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  
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為世大  
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

益  
鹿門云予覽子  
厚書由貶謫永  
州以後大較並  
從司馬遷客任  
少卿及楊惲報  
孫會宗書中來  
故其為書多悲  
愴嗚咽之音而  
其辭氣瓌詭跌  
宕譬之聽胡笳  
聞塞曲令人腸  
斷者也  
梅亭云第四段  
援言人以得解  
起廢恐不以至

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  
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  
分被詢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直  
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將母奈其善娶孤女云  
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  
獨婦翁者後漢書第五倫傳倫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  
倫婦翁寧有之乎倫曰臣三娶  
妻皆無父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  
功臣禮記雜記管子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匡章被不孝之  
名孟子禮之孟子離婁下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五章子有一於是不孝者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郎事文帝為  
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大慚  
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

纂 梅亭云第四段 卷七 二十三 風不 節



作一跌

古人之實為集

或無為字

蔣注國語文公

伐鄭欲得詹師

還鄭人以詹與

晉晉人欲烹之

詹據鼎耳而疾

號公乃命不殺

厚為禮而歸之

○左傳晉侯觀

于軍府見鍾儀

曰鄭人所獻楚

囚也與之琴操

南音晉侯重禮

而侯歸○又樂

劉寬下車歸牛鄉人乃後漢書劉寬傳寬嘗行有人失牛者

歸有項認牛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者愧而送還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

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

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

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

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怛怯

典忍怛亦怯也典忍垢濁也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

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

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

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說文委曲也神志荒耗前後遺

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也氾觸今皆頑然

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

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

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

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

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

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無任懇戀之至不宜

儲同人云子長以無罪被刑司馬遷言李陵故言之慷

慨激烈其辭憤子厚以有罪見謫故反覆怨艾其詞哀

盈出奔楚范文

子囚叔向樂王

鮒見叔向曰吾

為子請叔向不

應人皆咎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

夫○史記趙使

人謂魏王為我

殺范痤吾獻地

王使捕之痤因

上屋騎危謂使

者曰與其以痤

死市不如以生

痤死趙不與地

則奈何王出之

○蒯通以韓信

幕唐天大家書注

卷之二 二十四



之事將烹通曰  
犬各吠非其主  
云云上赦之至  
齊悼惠王時曹  
參為相請通為  
上客○張蒼從  
沛公攻南陽當  
斬解衣伏質王

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孝文時為相○韓信為連敖當斬見滕公免軼○鄒陽從梁孝王遊入惡之王  
怒下獄上書得免○賈生出為長沙太傅後宣室召見○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  
曹除為從事徙之北地視畜後議封禪事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在家說災異下吏當死詔赦之○劉  
向獻言黃金可成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減死梅亭云第五段接賢者以著書傳後又恐無成作  
一跌 又云第六段逼出伏惟二字只望京兆與哀垂念收到嗣續 鹿門云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  
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參而氣更嗚咽蕭颯矣

然人自罹於罪而自引咎者罕矣此子厚所以為賢也  
先述負罪之由次述得罪以後之苦次述不能如古人  
之始屈終伸思著書以自表見則用世之念久已斷絕  
惟冀宗祀有托冀有繼嗣修祀者以盡餘年他非所望也感  
憤嗚咽令讀者於百世下惻然起矜憫之心

蔣註按倪本傳  
貞元中及第又  
以賢良方正對  
策異等拜右拾  
遺進知制誥  
又云整密亦具  
體裁雖不出前  
二書與楊京兆  
憑書與裴墳畫  
範圍固自佳

與蕭翰林倪書 倪字思謙元和六年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  
道思謙蹇然為後離段伏筆忠貞貌易曰王臣蹇蹇今易作蹇有當官  
之心管子立政篇德不當其位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  
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  
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輒周易困上六不安之  
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危高而  
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  
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當  
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  
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



英云言僕之言  
本集作置仇作  
離日本集作日  
可從  
又云怨本集作  
恩非  
元和四年子厚  
年三十七腿不  
輕避也又足腫  
也楚辭憫憐增  
歎兮薄寒之中  
人

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  
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  
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謫語轉移罵罵嗷嗷也罵也喧嘩漸  
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仇人之心目為新奇務  
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  
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帶魏晉人氣息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  
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  
毒昏眊重腿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  
慘慄慘一作瘳毛髮蕭條瞿然貌驚注視怵惕命怵惕也書同

又悽愴也禮記祭統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  
心悵而奉之以禮公孫丑下南蠻鳩舌即惡聲鳥也孟子啁譟擾聒今聽  
聲音特異鳩舌公孫丑下南蠻鳩舌即惡聲鳥也孟子啁譟擾聒今聽  
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嘒嘒嘒同偽  
化蠻夷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  
驚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  
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卦往復益  
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  
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  
內皆欣欣怡愉也喜樂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  
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

編怡愉作愉愉

纂唐史文請注

卷七

二十六

鳳文館藏



評唐史之精言 卷之六 鳳文館藏

又云四段承上文暢言望昭雪意

英云說文一厘二畝半也

又云法宮路寢正殿

置土一鄧諸本置作買

鹿門云一悲一笑令人破涕

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枿伐木之餘也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芝靈芝也瑞類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置土一鄧為耕田世民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木鐸金鈴木舌以狗於道振金鐸語天將以夫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儀曹武德三年子厚改儀曹郎得罪為世指斥故以思謙之相知不敢望其顯然昭雪祇云既遇遭時利物之君子決不至棄我於一物之外其情誠可悲也須看其難下筆時不顯言而自達之妙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和八年退之為史館修撰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

梅亭云第一段駁韓書宰相知其無他才能苟加一職榮之等語恰好藉作關局以史榮集或範

纂言唐人史文請主 卷之六 二十七 史館藏



史下有筆字 呂祖謙云是一篇攻擊辨詰體 頗似退之諍臣論 疊山云理勝故 令文公不復辨 聖嘆云驀頭下 割使韓色變 又云先總判韓 非迂齋云沈着痛快 荆川云提其原 書辨處有顯有 晦錯綜為章

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掌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也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書中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書中語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

會奉養鍵養作 祿宜若是集 武鍵無宜字 梅亭云第二段 駁韓書畏懼不 敢輕為褒貶意 為褒貶粹無為 字何以異粹 何上有又字範 有則字 梅亭云第二段 駁韓書人禍天 刑取鑿前古之 說 韓答劉秀才書 云孔子聖人作

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蔡宋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辨所引孔子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南史范曄傳曄字蔚宗作後漢書司馬遷觸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天子喜怒漢書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誣班固下蠶室後遷發憤成史記蠶室為宮刑處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崔浩沽其直以種競競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鬪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譖於魏皆非中道太武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左邱明以疾盲司馬遷云左邱明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失明禮記檀弓子夏喪已上取天刑之說盲其子而下總收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



春秋辱於魯衛  
陳宋齊楚不遇  
而死齊大史氏  
兄弟幾盡左丘  
明紀春秋時事  
以失明司馬遷  
作史記刑誅班  
固瘦死陳壽起  
又廢云云  
以春秋集或以  
作由  
不出此歸震川  
選本出作由  
西仲云總結上  
文人禍天刑之  
說

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  
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  
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怠也說不敢怠  
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怠則庶幾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  
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未必不沈沒書中之語云聖唐  
沈沒且亂雜無可攷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茫惑無可  
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  
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焉剛強如退之

梅亭云第四段  
駁韓書唐有天  
下聖聖相踵文  
武士不可勝數  
豈一人能起而  
傳之等語  
顧迴瀾云退之  
亦是不易服  
子厚反覆攻辯  
責得不可逃避  
而步驟馳騁藏  
鋒不露讀之自  
有滋味  
韓之書云若有  
鬼神將不福人  
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  
不沈沒云云 決必不沈沒範決作未集或鍵無不宗一作未必不沈沒 梅亭云第五段駁韓書鬼

猶所云如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  
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  
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  
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  
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孫可之云作史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硬  
誤於其間其書可燒也柳州亦持此見其攻詰處與諍  
臣論相似而韓則委曲條暢柳則峭直峻削各自不同  
○通篇都照原書條駁將原書對看更明白



神不福慚愧不敢率爾為等語，恰好藉作收局。又云：結處亦摘韓書語，筆鋒斬截。疊山云：收煞束語警策，聖歎云：句句雷霆，字字風霜。柳州人物高出昌黎上一等，於此書可見。楚禪云：昌黎之意，只為褒貶，足以取禍，故巧為其說云云。子厚攻之極得肯綮，看他反覆橫說，必勝，故能奇肆有逸氣。鹿門云：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巖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入也乎？子厚此篇，全學韓昌黎諱辯，去難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得他好處，故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開闢，一葦草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也。難以筆舌傳也。英案：韓答書云：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不遇而死，其餘左氏司馬班范陳崔之徒，不姑論，以春秋為孔子累，余甚惑焉。蓋孔子去魯，以定公十四年，再歸魯，以哀公十一年，而十四年，因獲麟之感，始修春秋，非以修春秋不遇於世，以不遇而修春秋也。是雖童蒙所知，不知文公有說乎。

楚禪云：其論為師，論作文處，一以嚴謹辭拒，一以端的指示，然皆從容詳當，與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蔣註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子厚以書答之，肯盡其平生為文自得之語，必當時佳士也。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中立，元和十四年。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

他書粗鹵矯健者，又自不同。迂齋云：看子厚論文三節議論，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處，一可考韓退之及蘇老泉陳后山，凡以文名家者，人人皆有經歷，但各有入頭處，與自得處耳。鹿門云：以李斯書作本，且不敢粹，且作尚，魏晉氏粹。

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上篇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贈李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挈挈無解，或曰：如提挈之，獨行而東也。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名，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



無氏字與為

言詞粹無與字

不以病粹以作

亦 啣吾耳粹

啣作沸

確士云李翱張

籍明皆昌黎弟

子而二人哭昌

黎詩文但呼為

兒蓋耻言師也

惡習累人儒者

不免

蔣註其筮日筮

賓冠於阼黜於

客位諸禮亦詳

見冠義篇中薦

州數州之犬皆蒼黃易蒼黃為急貌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

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

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柳宗元以為韓愈抗顏為師因是得狂名云非

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

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責怪於羣目以召開擾也

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

漸不喜鬧豈可使啾啾謹聲者早暮啣吾耳騷吾心則固

僵仆煩憤亂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

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禮記冠

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又已冠是聖人所尤用心

而字成人之道也又曰二十而冠字是聖人所尤用心

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

摺也撫政容也

貞元初鄭叔則

為北尹五年

二月貶永州刺

史

快孫子折快作

恠

梅亭云前半言

世情所怪以却

師之名

洪興祖云子厚

與韋中立書云

云報嚴厚與書

又云僕才能勇

敢不如退之故

不為人師余觀

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

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

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語拈合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

然大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

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

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

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猶

耀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既

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誣欺直見愛甚故然耳始



退之師說非好為人師者也學  
者不歸子厚歸  
退之故子厚有  
此說耳  
假而以僕粹無  
而宗  
荆川云此一段  
承上接下  
梅亭云此言為  
師則不敢而所  
得自可陳承上  
起下篇轉紐  
李石曰退之為  
蜀之日子厚為  
越之雪夫師至

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  
不苟為炳炳烺烺燦然明著者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  
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  
輕心掉之懼其剽也剽也削也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  
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  
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也驕傲也抑之欲其奧  
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  
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  
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  
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

二子可無憾也  
然尚以怪取敗  
是知師道固難  
矣  
迂齋云此子厚  
薄處  
楚禪云詞婉曲  
且占地步  
既大過諸本既  
作皆析大作太  
固不苟為炳炳  
烺烺析固作故  
烺烺作琅琅  
夸聲音而以粹  
夸作術無以宗  
英云韓愈進學

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  
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  
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  
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取其質而去其名無招越蜀結庸蜀之南一結孫昌劇吠怪而為外庭所笑則幸矣  
宗元復白

前論師道猶作諧謔語後示為文根柢傾囊倒困而出  
之辭師之名示師之實在中立之自得之耳較昌黎論  
文尤為本末俱到



解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柳宗元是書參之穀梁氏參之國語二氏所見異趣人人皆有所好而然鹿門云子厚中所論文章之旨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鏡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特路剽富者之金而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藝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耳梅亭云後半乃自陳所得以挾師之寔汪道昆云羅經倫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載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若子厚此論方得文章正氣不然如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入目初無補於實用則後世之文耳焦竑云名論鑿鑿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七終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八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送解序 古海字解子厚之族屬也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柳爽為武后所惡貶愛州永貞年吾與族兄登字伯成並為禮部屬子登字伯成芳之吾黜而季父公綽溫之子更為刑部郎公綽字起之溫之子以吏部員外郎為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

梅亭云此段就吾宗說歷數盛衰又云通身神理都從吾宗二字噴出蔡聞之云意理韻調俱勝可歌可泣



又云此段就勉  
解說入之出之  
望以德業文章  
之事

者復興乎。自吾為僂人。戮居南鄉。後之頽然出者。史記毛遂傳臣  
得如錐之處囊中。乃脫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  
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者獨得解。解質厚不諂。敦厚有裕。若器焉。必隆然。  
大。而後可以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  
好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  
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解  
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  
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為學植品保世短章中一一包舉柳文絕調。

又云此段疑是  
奉詔入都復出  
柳州之時  
又云末叙勉宗  
人二層與前幅  
相照應  
浦二田云宗長  
之訓羈人之感  
殷然惻然中多  
理到語宜謹押

之。梅亭云。勸懇懇為宗人勸勉。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確士云。吾去子三字。畧讀言吾  
逢子之去也。此古人句法。須善會。齋藤拙堂云。漢書晁錯父謂錯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

矣。又嚴延年母責延年曰。我不意當見壯士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歸東。掃除墓地耳。子厚蓋本於此  
去字屬吾。猶言吾別子也。  
復興乎。集或復上有其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  
數經。及羣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九翰。貞元六年。自制誥。罷為此  
部郎于衛尉。夫知制誥。朝廷大典。多出其手。相與稱其文  
眾皆曰。納言。北進納言。世稱為長者。河曾孫也。而又有是  
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子厚  
貶永州司馬。觀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  
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名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

楚稱云。未處持  
議侃侃似退之  
聲口  
又云貞元十六  
年。子厚求進士  
年十八。故曰未  
取科名。詔本無  
名字。



蔣註堅良堅車

良馬也

羅勉道云卑陬

卑遜而自處於

陬隅也

蔣註豫章今江

西南昌南海今

廣東廣州桂林

廣西桂林也

行且求集或行

作往

不能類集或不

作少

翻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馳堅良以  
歡於朋徒相質財也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此特語屈以求進者屈折於恒人之前  
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莊子卑陬失色瓊瓊然不自得注卑陬愧慙貌  
而姁媮偷美貌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  
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  
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  
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  
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崔九輪于相門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

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

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

治字皆代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

事文可以宜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遠

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

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

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

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

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

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呼外息也出息為呼入息為吸

噓釋文音虛吹氣聲也噓咀含氣出急曰吹緩曰噓又虛口出氣曰噓莊子仰天而噓咀含味也噓齧也為神納神也莊子吐



評唐史... 鳳文... 卷八

故納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  
又作新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  
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陷於是  
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  
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前寫竊取科名情態幾如鑄鼎象物然未免傷於刻薄  
後破求長生者之惑不啻提其耳而警覺之也蓋人能  
志聖人之道而求之而行之固有得壽之理即不幸夭  
折亦不得以不壽短其生平若即以藥餌吐納為道則  
人其形而木石龜蛇其實者何比比也此等正論安得  
令談養生者敬聽之

蔣註云李睦州  
名幼清初為睦

州刺史以李錡  
誣陷而貶循州

後以赦始移永  
州時子厚同吳

武陵皆謫於永  
序在李睦州至

永後贈之

又云按睦州今  
為浙江嚴州府

蔣註云左官猶  
左遷也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李名清臣睦州今嚴州

潤之盜錡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李錡者淄川王孝

累遷抗湖二州刺史貞元二十一年為潤州節度使憲宗

即位不假借方鎮故倔強者稍稍入朝元和二年錡三表

請觀上許之實無行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

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

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於睦自門及堂皆其

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

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二年十月詔徵錡為左僕

之錡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

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禽斬之於社垣之外潤州大將張

戮于社為陰陰主殺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蔣註云左官猶左遷也

鳳文官載



又云三年正月  
大赦天下  
而未發且集或  
且下有久字  
楚釋云叙事處  
骨力道緊而詞  
亦峻潔

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  
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  
詩然後慊於內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聞  
吳之先焉者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  
而重以序

錡所欲除必能守法者也錡既以叛誅而守法之臣猶  
棄之遠方唐之用人尚得謂無冤抑乎序簡而能詳筆  
力斬斬是冗漫者對證之藥

豐山云起句緊  
切

又云章法句法

字法皆好轉換

多關鎖緊

梅亭云先泛論

古來設官之意

民之役備乎吏

正喻來寫奇而

確

又云後入薛君

輕合前意規頌

兼合

二田云民之役

奇而確

送薛存義之任序

存義令永州之零陵時朝觀京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以几盛酒於觴飲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

知其職乎蓋民之役也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

土者出其什一也備也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

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而黜罰何哉勢不同

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

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

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







句筆力雄大 楚釋云出入愚亦極錯落指點如畫

為愚亭粹亭作 庭 梅亭云三段洗制題旨

又云溪與入兩 關映說出溪所 以名愚及已得 有愚溪之故

商侯云既為智 者所樂則不愚 矣乃獨見辱于 愚何故蓋以溪

峻急多坻石寫影爾合雅自水已曰渚小渚曰洲小洲曰坻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音粹深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

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論語公治長篇

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論語為政篇睿而為愚者

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

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

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鏘鳴金石能使愚

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

自慰激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

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蒙同濛鴻元氣未分兆混希夷老子視之不見名曰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

之見愚固有由也

鹿門云翻案好

梅亭云末段翻

進一層

又云就溪與己

之愚處轉出不

愚來剛出超境

自占身分却是此記本旨

同人云行變化於整齊之中結構精絕

二田云愚字極昏冥寫來極秀

發身與溪互為吐納入後愈益超融

商侯云鴻濛渾然元氣也希夷沕穆之境到此只見一片愚境

不辨其為溪為我矣案老子云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

楚釋云子厚南池愚溪二序即

諸遊記之餘技爾商侯云不過借一愚字發洩胸中之鬱抑故將山水亭堂咸以愚辱焉詞委曲而

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以愚辱溪柳子骭髀語也後漢趙壹傳抗髀倚門邊

善鑒萬類隱言其識清瑩秀徹隱言其清鏘鳴金石隱

言其文又何等自負寫景而兩面俱到古人用意往往

如此



評唐史元獻本

序飲

蔣注學元獻本  
題云序飲序基  
二篇古本或有  
或無  
梅亭云前半叙  
事  
又云一層流觴  
起因  
又云二層置令  
因觴之流而投  
籌以為節  
楚揮云點景寫  
意種種自別  
劉須溪云婁生  
未必拙眾人未  
必巧或飲或不

買即愚小邱也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  
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子厚銘而西小邱記其飲然離  
坐其背。禮記離坐離立注云離兩也今此實觴而流之。接  
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史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  
使督。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泮。文說  
逆流而上曰泮。不止於坻。不沉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  
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  
者遲者。去者住者。眾皆據石注視。歡忭以助其勢。突然而  
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  
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獨三飲。眾乃大笑。驩甚。余病痞。腹內

飲者溪流不可  
必而人事有幸  
不幸也。士有操  
名宦之籌。以角  
勝負於世途之  
風波者。其為幸  
不幸。又可勝計  
耶。  
揚子賓主百拜  
而酒三行不已  
華采  
詩或不知叫號  
又賓既醉止載  
號載。亂我  
豆。屢舞。傲傲。又  
文王曰。咨咨汝

方書不痛。不能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  
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  
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  
以為極者。有裸袒袒以為達者。晉書光逸字孟祖胡母  
楊曼桓。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  
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  
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  
也。呼人與飲。時人呼我孟祖。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  
者。有以促數。亂也。促數。讓也。水詩序。亂也。王愚。遠而為密。  
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袒而  
達。非金石而和。去亂。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術術而從。  
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  
人。

蘇東坡詩注

八 鳳文 館 藏



殷商如蜩如蟪如沸如羹  
梅亭云後半寫

謫居中尋出樂境先序事後序意鍊字鍊句鍊格無一筆草草

意  
同人云文人樂事尤謫居樂事柳子惟此時不用感慨 楚釋云文只平平叙說其中深淺轉摺得好 讀之如披圖畫

楚釋云有詩賦氣似王維李白之文  
梅亭云首段叙永州南池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稿以光鳴鑾適莖汎鷓浴湘廣筵命樂華燭飛鷗與此同意今按南池在永州府城東一名瑞蓮池云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為池灣然為溪其上多楓柝竹箭柝即捕字似杏實酢箭籜也哀鳴

楚釋云綴景已佳以下叙登臨俯仰如同日而語  
宅以肆集或宅作寬  
梅亭云次段叙崔使君遊讌戚者有之諸本戚作悲  
大典云以上所言我固不負風景以下所言奈風景之終負我何  
皆在官集或在

之禽其下多芡芡蒲藻中所有芡鷓頭也鷓頭莖芡菱也蒲藻也騰波之魚韜涵韜涵也太虛澹灩澹灩也里間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宅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五句用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也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酒器為生爵形似飛翔匏也竹激越熙然樂而歌婆然有頭尾羽翼也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視也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戚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趙趙留滯感進不進貌湘中為顯頓同憔悴客耶余既委廢於世恒



詩唐史... 作左 同人云藻逸似 李適仙而峭厲 過之 又云樂景哀情抒寫俱盡 大典云言諸公則辭山水別宴遊而進顯仕之途於是趙趙顯預獨歸于余余則別宴遊離諸公而獨 伍山水多少感慨多少趣致伍一字尤見寄傲是先生所以有永州諸記

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為文志之 從六朝文晉宋齊梁陳隋出而能脫去肥膩風格自高

荆川云通篇無一浮語 左傳僖二十七 年作執秩以正 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名也吳語 擁鐸拱轡註拱 執也稽計兵名 籍也 元和八年十二 月以御史大夫 扶風郡公馬總 為嶺南節度使 陝陽也爾雅室 西南隅謂之奧 庫下也日加申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府部州以十數其大 小之戎戎小戎皆兵車也詩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 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東流球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 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蕃亦在節度管下船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荆川云通篇無一浮語 左傳僖二十七 年作執秩以正 其官執秩主爵 秩之名也吳語 擁鐸拱轡註拱 執也稽計兵名 籍也 元和八年十二 月以御史大夫 扶風郡公馬總 為嶺南節度使 陝陽也爾雅室 西南隅謂之奧 庫下也日加申

秩拱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所管羈屬州也數萬里以譯言贊寶 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於廣州故賓軍周官五禮吉 凶賓軍嘉 之事宜無不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詩注牛羊豕為牲 繫養者曰牢熟曰 饗醒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疏 曰餼 出車以勞旋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閣階序開閣階序 雅術門也爾 扶社以勤歸謂之 序字書閣巷頭門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 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 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饗宴 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 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與庠側庭廡下 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



評唐史分家之精言 卷八 鳳文館藏

時日哺

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  
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  
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  
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間  
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屬蠻之是  
徵問材焉取則隙宇隙之在四方也遷或益其闕伐山浮  
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於新堂  
帷牙茸燾金節折羽旂旗旆旆之置左牙旗燾以旄牛為  
羽葆幢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  
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全羽為旟折  
羽為旟咸飾於下鼓以鼗晉金以鐸鏡又諸侯執黃鼓軍將  
司馬執鐸黃鼓八尺晉鼓六尺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  
宏麗 王世貞云規制

確士云體牲之全體節支節  
狸同埋謂埋於泥中者互有不  
胃者見周禮  
舞如七德舞九  
功舞之類伎如  
西涼伎龜茲伎  
之類

僚將校士吏咸次於位弁裳罰衣夷弁服弁艸也  
織之胡夷蚤蠻日蚤夷睢盱張目也睢就列者千人  
以上銅鼎體節全體節謂支節也燔炮截炙燔肉也羽  
鱗狸互之物周禮鼈人掌取鼈以時鼈魚鼈龜屬九  
沈泛醞盎之齊周禮三鼈齊四醞齊五沈齊也注泛者泛醞  
然盎者猶翁也成而洋沈也醞均飲於卒士興王之舞服  
者色紅赤沈者成而洋沈也醞均飲於卒士興王之舞服  
夷之伎唐興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擗擊吹  
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曼延之戲寰觀於遠邇禮成樂  
遍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  
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眾曠於往初肇自今茲  
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如此華元名大夫

此 蔣本如此作加 卷八 十一 鳳文館藏



詩唐宋八大家文精註 卷八 鳳文館藏

蔣本其讓作某讓

鹿門云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之堂制亦弘敞而文亦稱

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禦楚師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晴昔之羊子為鄭政今日之敗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漢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梁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刻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陳卧子云文如畫棟彫甍高牙大纛翼翼嚴嚴觀者竦視

與昌黎送鄭尚書之南海及南海神廟碑一種筆墨無一句一字不樵鍊刻琢而成者也鋪陳始終折以法度極有典有則之文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虞集云點次水陸利害處如掌楚權云五年自貞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也二十一年順宗即位改元元和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而相與記而上有退字西鄙之西一作四密作私以刊山集或刊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公為山南道節度使五年嗣天子宗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後以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鰲黑也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徂徠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以下西鄙人言之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興州屬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

纂唐宋八大家文精註 卷八 鳳文館藏



評唐史之變之精言

上有公字  
確士云極寫山  
行運糧之苦方  
形出與水利之  
有功若平叙開  
江易踏直頭布  
袋之弊  
盛秋水潦窮  
雨雲蔣注一作  
水潦于秋雨雪  
于冬  
說文野饋曰饋

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踏  
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顯踏。騰藉  
踏。僵也。騰。躍也。藉。踏也。又。如。狼。藉。之。藉。踏。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枕。藉。而。餽。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泉。也。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介。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推。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其。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其。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

四人之力集或  
人作方

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丞。徒。揖。之。丞。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飢。饉。昏。札。左。傳。昭。十。九。年。札。瘥。夭。昏。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鑪。鑄。也。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眾。孔。武。平。刑。議。獄。有。眾。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梁。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扛。梁。扛。小。橋。也。梁。水。橋。也。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

纂書宋文家文精注 卷八 十三 鳳文館藏



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抑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史記循吏傳西門豹為鄴令天下澤流後世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白圭在魏其旁西門豹不知用不智也於是起為鄴令愈於故壑鄰孟子不與孟子告子下自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禹以四海為壑今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吾子以鄰國為壑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也請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與饗軍堂記一副筆墨皆鐫削煨煉而成者追撫漢人幾欲部婁燕許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頌共以文章顯世稱燕許大手筆部婁培塿同冢也阜也

楚釋云樸茂典實自是傑作

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四郊之虞庠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賁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

四門助教廳壁記唐六典北齊國子寺有四門助教二十人隋初置四門助教五人從九品下唐因置三人掌同國子周人置虞庠於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



云祭統誤以貴德德信之誤以貴義義德之誤蔣註蔡邕明堂論云明堂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輝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天

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漢書賈誼曰及太子長少知妃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於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隸於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貞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北史劉芳傳大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故始置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禮記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

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北史劉芳傳大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遠遠故始置于四門蔣註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又云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之科對策第

所禮記注以朴捷犯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謂杪末也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蔣本此處有於與公事與武功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見由夫三子者始



一遷四門博士  
有詔舉才可宰  
百里者復策高  
等授左拾遺  
祖與武功集或  
粹祖下有於方  
與公四字功公  
之誤蔣註武公

博士助教之官於道則尊於職則散沿至後代比於餼  
羊之供矣此告朔餼羊論語八篇文中先言章志興教之重後言  
王化既成無須教導一時有文譽者耻為其官何學校  
之衰也至相繼得三文士京師異之則人文之不振可  
知矣無限感慨以回護出之令讀者隱然遇之言外

一作武君蔣註子厚祖為方輿公名僧慧後魏時為揚州太中正尚書右丞蓋子厚八世祖  
見由夫三子者始集或無見字粹見作而蔣注始下一有焉字  
蔣註貞元九年子厚與禰衡同舉進士

梅亭云前半叙  
事就毀祠內即  
含明教意伏後

道州毀鼻亭神記道州圖經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  
鼻亭神象祠也象舜之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

半之根

楚辨云按集道  
州文宣王廟記  
云薛伯高以十  
年二月用牲幣  
于廟而此云九  
年來刺道州既  
底于理似非始  
至之事子厚以  
明年正月召其  
曰某謫永州記  
必將召時作  
謹言克順集或  
言作變  
梅亭云後半議  
論暢發明教之

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名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  
穢革邪敷和於下州之罷人去亂即治變呻謠吟為謠若  
痿而起相及又不能行也若矇而瞭矇青也騰踴相視謹  
言克順既底於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  
道以為子則傲書堯典父頑母嚚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  
天子之吏實理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  
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本主也於江公又懼楚  
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於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  
左傳僖十年晉孤突曰神不歆又曰淫祀無福禮記曲禮  
非類民不祀非族注歆也天子命刺史於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財而已也蓋將教  
孝悌教孝弟則不孝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以順於道吾之



意即毀祠之所  
以然後綴州民  
歌詞與論詞恰  
好相配  
又云末段作記  
意毀祠教歌詞  
一齊收結  
羨淫昏蔣註羨  
一作恣禁淫  
祠集或祠作祀  
楚禪云正義  
凜似冒黎祭  
魚文口氣  
又云以歌謠入  
文最為生色

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  
况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  
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考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瘥。公  
公起其羸。瘦也。髮童小兒垂也。之。嚚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  
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歲之  
寘。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  
邦。聞其歌詩。以為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  
焉。明罰行於鬼神。愷悌德前明教也。達於蠻夷。不惟禁淫祠。黜非類  
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斥不孝弟者。以重倫立教。議論正大。然讀王陽明象祠  
記。文謂瞽瞍象之底豫也。以後象亦化為悌弟。見祠之

不必毀其立意亦未嘗不正大也作文故須獨出手眼

梅亭云首段案  
○告盡告復兩  
層布置藉祥字  
起波  
楚禪云本草石  
鍾乳味甘溫無  
毒主效逆上氣  
明目益精安五  
藏通百節利九  
竅久服延年  
買諸他部宗部  
作郡  
蔣注唐地理志

零陵郡復乳穴記蔣云零陵在永州據文中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圖經曰生山巖陰濕處溜楚越  
之山多產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  
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敏至。逾月穴人來以乳  
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眈氓同之熙熙和樂。崔公  
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也。功烈也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  
突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  
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



載連州連山郡貢石鍾乳本艸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州刺史之姓同故題亦從而誤耳後子厚有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寄徵也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梅亭云中段解○以詒以誠兩

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吾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為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以政不以怪一語可以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知合浦珠還後漢書循吏傳孟嘗字伯周遷合浦太守郡出珠徙於交趾嘗到官革易前弊亦此意也行文譎矣而一

層疎明將祥字撇開

楚釋云妙在雜然而謠一段都是將無作有然語言皆有斟酌出入類之今令人集或宗無令人二字梅亭云末段斷○謠者笑者兩層收轉就祥字結局王元美云吾聞之曰亦常語而下得奇吾聞之諸本吾作士所為怪集或宗為作謂梅亭云三層立意三折取致祥與不祥作眼且以致不以怪作主腦可塞千古言祥瑞者之口并隱諷罷貴以息民之意

楚釋云說觀游之理極其微妙

歸於正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詩魏風彼汾沮洳注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潭部謂湖南觀察使湘源所治也會零陵政尤也



藜音草

親丘救許久二

反

州睦尚睦牧之

誤

虞集云既以游

觀為政而中又

寓歲規效

坳於交反

士得以利集或  
宗土作工

也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道逃復還愁痛笑

歌通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居貪吏之職者久藏奸心中藏畜披

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

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鼙一作鼙周禮鼙鼓雜豚糗醕也醕熬米

酒也又得及宗族州睦尚焉旁邑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

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

如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地窳也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

水藜峰瓏瓊瓏瓊同揚子五百篇瓏瓊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

留一作欲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魯語魚方別孕注

案魚一歲一孕別巢穴沉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

於邑門陶土以埴造陶器也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

謀鄭大夫也鄭  
國將有諸侯之  
事則必使乘車  
以適楚謀作盟  
會之辭

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  
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  
薛為首在昔裨謀野而獲左傳襄十一年裨謀於野則否謀必

子彈琴而理家語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

我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者逸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

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

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

其可既乎也盡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

薛拜曰吾志也遂刻之

學問有藏修游息為政亦然蠲其煩囂養其靈明與屢

省乃成固並行不悖也中間風生翠留魚鳥自得披讀

纂唐書大家文選注

禮記樂記君子  
之於學也藏焉  
修焉游焉息焉

薛拜曰諸本拜  
下有手字

纂唐書大家文選注

卷八

鳳文館藏



鹿門云牢籠騰 繫却又別出一 番見解 楚釋云本是常情但文字宛轉綿密汪洋唱歎是人不能及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蔣註子厚謫永州十年凡為記序其年月有不可得而考者此其一也 梅亭云柳子始至永即居寺之西序見西軒記又云曠與奧三層提綱先用平舉 楚釋云豪逸有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邱堙又蟻封也伏灌莽灌木叢生迫遽迫急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敞音廠平治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記淮陰侯傳行營高敞地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蒼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邱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龕佛龕之外棄地今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

氣能自結撰故佳 鹿門云曠與二字為案亦奇 梅亭云次單落與之宜復攝黃于奧從單見雙今得而合諸本今作余 清風自至諸本風作氣 王元美云其敞其邃未安不識更有佳字可易否 梅亭云末乃單

凡坳窪清水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蜜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榎栴榎似檉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悅由形與如幽蔭蒼蔚蔚詩曹風候人篇蒼分蔚分注草木盛多貌步武錯迥不知所出温風不燥清風自至水亭陋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邱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邱之幽幽可以處休邱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邱之下太和地和與天不遷茲邱之巔與乎茲邱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詩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故書以祈後君子



贊奧選題

溽暑遁去蔣法

道一作頓

元美云提得前語醒且不費力 二田云曠如奧如品題佳勝可作諸小記提綱茲邱則由曠入奧

曠如奧如必宜相兼若以邃為病未免偏於一而闕其一矣前平後側句雕字鏤情文並至

梅亭云首段總

含全意作領局

天地人三語作

堂為政統括於

此而因其地句

尤重

西仲云新堂在

州治內故從郊

邑之中發議劈

口突出全用莊

永州新堂記

本集題州下

將為穹谷巖巖音龕巖不平貌淵池於郊邑之中則

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

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

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嶷山之麓其始度土者

環山為城有石焉翳於奧草蘊與深草也有泉焉伏於土塗蛇

虺詩小雅維蛇虺女子之祥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

之

子胥篋篇起手之法

梅亭云中段歷

叙今昔作正叙

先為蠲除濁惡

則清美章露次

則居高望遠則

幽遐悉周作政

之用已隱寓於

作堂中矣

西仲云點出政

事為末段生發

之地

許應元云叙荒

蕪處便似箇荒

蕪境界叙修潔

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

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邱如

蠲之瀏如風疾貌楚辭九歌既焚既醜也奇勢迭出清濁

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

溶漾水流貌怪石森然周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

穴透邃透回也邃深也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

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自然之勢如舞踊外之連山

高原林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

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

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釋

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



處便似箇修潔場所可謂文中

有畫

公之撰集或釋

作擇

梅亭云未段收

應全文作論贊

治理景物兩

夾寫作堂為政

一片融冷用意

正大作法周密

勿以尋常頌揚

商候云編錄也

筆墨濃淡得之

一定自然之法

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使繼公之理也治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措法為刺此地者可以起手陡然而來倚天拔地後段推到政治上為刺史作記自應有此一番議論非諛之乃規之也中有用韻語有雕琢語獨推作者擅長

語視之鹿門云贊賀語似不免俗韻而文亦經緯措諸壁編集或壁編作屋漏商候云編錄也二千石即太守也楷模式也時韋君為永州刺史故云楚揮云布置景色遠近全在筆墨濃淡得之此作畫之法實可作文聖歎云逐段寫地寫人寫起工寫畢工乃至寫延客起賀皆一定自然之法度奇特在起筆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枒怪樹不是常觀

楚揮云子厚刺

柳時為桂州裴

中丞行立作嘗

姓也

又云越人謂山

銳而高曰嶠

鹿門云起處便

措意新

發地峭堅集或

宗堅作堅

桂州訾家洲亭記

本集州下有裴中丞作四字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不陵危環山洄逆流而上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桂江名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絕水曰嶠又山逕也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裴行立裴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毗也移於閔壤伐惡木

觀望攸長集或攸作悠



面內重江東隘  
集或面內作西  
向東作東  
施視具宜諸本  
施作旋  
蔣註周禮夜攷  
諸極星相度也  
樹八尺之臬而  
度其日之出入  
之景以定東西  
又參日中之景  
以正南北也  
司馬相如賦步  
欄者言其下可  
行步即今之步  
廊也

荆也。與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雲。  
氣萬山。面內重江東隘。聯嵐含輝。施視具宜。常所未覩。倏  
然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庀。又治也。材  
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舍。北有  
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與波昇降。  
苞灘山。灘山在桂林府東南。灘水經其下。一名象鼻山。含龍宮。  
星巖。昔之所大蓄。在亭內。日出扶桑。暘谷拂于扶桑。雲飛  
蒼梧。蒼梧山名。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  
溪。出風榭。書泰誓。宮室臺榭。披池孔傳。土高曰於篁中畫  
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班固西都賦。鮮顯氣迴  
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

鹿門云中句法  
不免齊梁體  
含龍宮集或含  
作涵  
楚禪云安期羨  
門皆古仙人列  
仙傳安期生瑯  
琊阜鄉人史記  
始皇之禍石燕  
人盧生求羨門  
又云束語氣甚  
宕逸  
焦竑云子厚諸  
記結束每每用  
此法  
鹿門云地之勝

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  
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  
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拔闌闐。市門日闐。車輿步  
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  
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  
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觀。玉對楚王  
問。夫聖人瑰意。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  
琦行。超然獨處。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  
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  
籍乎。  
齊梁漢京合為一手。



評唐書大家文粹卷八 鳳文館藏  
固奇峭文亦稱之 楚釋云筆勢沛然寫得曠濶此老胸中固自具丘壑者

楚釋云其言扶

疎其字錯落綴

景處自有雅人

深致

又云漢書西南

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

邛都最大徙笮

都再馳最大子

厚文勢本此

###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  
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浯溪在祁陽縣湘水  
南元結愛其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瀧泉東至於黃  
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  
治七十里由東屯而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  
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

邵伯温云子厚

此記云永最善

然別云永州於

楚為最南狀與

越相類僕聞即

出遊遊復多恐

何言之不同也

東屯而行集或

而作南

確士云丹碧之

上本有如字虞

伯生云丹碧華

葉皆實景著如

字未得今從之

楚釋云後絕似

水經注中佳句

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上本雅作揭水注詩以終山

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壑側立千

尺溪水即焉作積黛蓄膏滯也黛畫眉墨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

魚數百尾柳自注楚越之人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

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

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

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

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入時居其地傳者曰

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

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漢書王莽傳莽自謂黃

凡五姓皆黃虞苗裔其令天姓益取諸此故號其女曰黃皇

姓名籍于秩宗室黃神王姓益取諸此故號其女曰黃皇

凡五姓皆黃虞苗裔其令天姓益取諸此故號其女曰黃皇

姓名籍于秩宗室黃神王姓益取諸此故號其女曰黃皇

凡五姓皆黃虞苗裔其令天姓益取諸此故號其女曰黃皇

纂言之八大家文粹卷八 二十四 鳳文館藏



又云逐段點綴詳畧俱有法

溪水即集或宗

即作積

大石離列集或

離作雜

傳言者唐東文

醇言作焉

蔣註云茅坤曰

予按子厚所謫永州柳州大較五嶺以南多名山削壁清泉怪石而子厚適以文章之雋傑茲土者久之愚竊謂公與山川兩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巖穴之奇非巖穴之怪且幽亦無以發子厚之文予間過粵中恣情山水間始信子厚非子欺而且恨永柳以外其他勝概猶多於永柳相頡頏且有過之者而卒無傳焉抑可見天地內不特遺才而不得試當併有名山絕壑而不得自炫其奇於騷人墨客之文者可勝道哉

室主恭號其女定安公主太后黃興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莊子畏壘之民欲俎豆予於賢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即兩山嶺處今祠在山陰溪水上禮之為主也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遊黃溪不過十餘里却寫得如千巖萬壑幽峭深邃平遠無境不備手有化工不同畫筆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八 終



